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

信念的力量

〔英〕格雷戈·瓦茨 (Greg watts) 著 张加楠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
信念的力量

[英] 格雷戈·瓦茨 (Greg Watts) 著 张加楠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兰修女: 信念的力量 / (英) 瓦茨著; 张加楠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74-1859-8

I. ①德… II. ①瓦… ②张… III. ①特里萨修女 (1910~1997) — 传记 IV. ①B979.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6367号

Mother Teresa: Faith in the Darkness by Greg Watts
Copyright © 2009 BY Greg Watt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on Hudson P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章图字 15-2009-087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50毫米×228毫米

5.5印张 54幅图 9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RHID

我满怀内疚之心，因为自己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德兰修女是如此地具有感染力。她本人正是行动中的信念的完美化身，但是她对于我来说有点过于纯粹，也过于崇高，不像是能和我这种只有摇摆不定的信念的人产生任何关系的人。

引言

Introduction

并不是每一天你都能够接到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打来的电话。1990年，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那时我正在位于伦敦法灵顿街旁边的天主教周刊《世界》里工作。议会正在修订1967年颁布的流产法，很有可能流产的时间限制会从原来的28周以内减少到24周。所以，为了给我的主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仁爱传教会的加尔各答总部打电话，请德兰修女谈谈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德兰修女自1948年离开爱尔兰罗雷托修会后，就独身一人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救助穷苦人，而现在这个小个子的阿尔巴尼亚修女已经成了许多人眼中的活圣人 (a living saint)。她关心垂死的

人，是最早关心艾滋病人的积极分子之一；她去埃塞俄比亚救助饥民；她不顾生命危险来到战火纷飞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拯救孤儿院的孩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称她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正如《新闻周刊》记者肯尼斯·伍沃德所描述的那样，“主教和红衣主教们因为这个矮个子女人的到来而容光焕发。当她像平常一样走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面前准备拍照时，他就成了照片中那个多余的人”。^①几乎每一个星期《世界》都会刊登德兰修女的照片，这恰好证明了并不是只有刊登绝世美女的报纸才会大卖。

让我十分惊讶的是，电话那头的印度姐妹记下了我的号码，并说她会传达给德兰修女这一消息。我打电话时并没有抱有太大的热情和希望，但我想还是值得一试。我告诉自己，曾经赢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女人，是不会愿意和一个来自一家影响小的天主教报纸的记者说什么的。

几个小时后，坐在长长新闻桌另一端的同事在空中挥舞着电话筒，兴奋地喊道：“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我一边说，一边还在古老的打字机上打字。

“德兰修女！”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如果不是他的脸上那副难以置信的神情，我肯定会把这事当作一个恶作剧了。主教几乎都从来不亲自打电话，更何况德兰修女这样身份尊贵的人了。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拿起话筒的那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把电话放在耳朵上，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用着带有伦敦口音的英语郑重其事地问我需要她做些什么。

我记不住她具体说过什么了，很有可能就像她一直说过的的那样，流产是谋杀，会对世界和平造成巨大的威胁。但是我还记得那一周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德兰修女和《世界》对话。

^① 肯尼斯·伍沃德，《华尔街日报》，2007年9月8日。

我满怀内疚之心，因为自己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德兰修女是如此地具有感染力。她本人正是行动中的信念的完美化身，但是她对于我来说有点过于纯粹，也过于崇高，不像是能和我这种只有摇摆不定的信念的人产生任何关系的人。她对我来说，就像天主教版本的男超人或者女超人，就像从传记中走出来的圣人一样。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她不感兴趣的人。在一个第四频道播出的名为《来自地狱的天使》的英国电视纪录片中，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她只是在尽力讨好独裁者和诈骗犯，她创建的传教会里收容的病人和垂死之人都遭到了虐待。她成为怜悯的化身这一神话，只是因为媒体的吹捧。事实上，她是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只是帮助梵蒂冈教廷施行对外政策的代言人而已。

1997年，德兰修女因心脏病在加尔各答去世，享年87岁。在她去世前几天，戴安娜王妃也因车祸在巴黎丧生。她们两个都是20世纪后期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神圣的化身，一个是社会名流。几个月前，她们还一起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仁爱传教会走出来，并在那里合影留念。

1998年，我来到了巴格达，受到迦勒底教会和伊拉克政府的邀请来看看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如何让伊拉克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危机。我不是一个喜欢开会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德兰修女是一致的。可是通过这次开会，我可以好好了解这个据说是最封闭最压抑的国家之一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比起坐在十层高的巴比伦酒店的会议室里，我更愿意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四处逛逛看看。会议中只是充斥着教会官员、救援人员以及伊拉克政治家善意的长篇大论而已。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一个人走在黑暗、崎岖不平的街上，走到卡拉达后我停下了脚步。这是一个高级住宅区，两边是底格里斯河。这座城市一半的基督徒都住在这里。

经过大街的商店和咖啡馆，走进一条小巷，我看见了一个小小

的建筑物，门上有个牌子写着“仁爱传教会”。德兰修女在海湾战争后来到了伊拉克，郑重其事地告诉萨达姆·侯赛因，她想在巴格达开办一所传教会。被西方政府描绘成恶魔的那个男人答应了她的请求，不久之后，传教会的姐妹们就来到这里，开办了一所孤儿院。

我摁了摁门铃，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的印度姐妹给我打开了门。她穿着仁爱传教会的标志性的带有蓝边的白色纱丽，披着白色的围巾。我告诉她我是参加和平会议的一名记者。德兰修女的姐妹们都不愿意和媒体打交道，但当我告诉她我来是为了了解联合国制裁下的伊拉克的真实状况，并且我是来自隶属于天主教的一家报社后，她邀请我进去了。

她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大约有二十五个孩子。他们看起来不是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就是心理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而且有的孩子身体、心理状况都不好。看着这些无辜的孩子，我的心都碎了。一些孩子在简易的小床上坐着；一些在地上互相追逐或者和传教会里的姐妹玩耍。我突然看到有一些孩子被绑在了小床的铁条上。我不知道那个给我开门的姐妹是否注意到我脸上惊慌的表情，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递给我一杯水，然后向孩子们介绍我来自伦敦。一些孩子对我很感兴趣，就围绕在我的身边，用力拉我的手，用阿拉伯语问我问题。

那个姐妹和我一起来到一个小房间坐下后，告诉我有一些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还有一些孩子的父母消失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海湾战争夺取了孩子们父亲或者母亲的生命。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八年战争中，大约四十万伊拉克人失去生命。不仅如此，日常生活因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变得更加困难，缺乏食物、药品和其他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而且每天都会停电。我问她，姐妹们是怎样照顾这些身体上、精神上都有残疾的孩子的，她坦白地告诉我这并不容易，尤其是有些孩子还有多动症。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一些孩子短时间内被绑在小床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他们伤害自己。她对我说话时，原先的欢快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忧心忡忡和极度疲惫的神色。这个传教会里只有她和另外四个姐妹，她们都是印度人。过了一会儿，她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这时我仿佛听见了德兰修女说过的话：要能微笑地面对磨难，坚信耶稣。在我离开之前，孩子们给我唱了一首英文歌。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2003年我又回到了巴格达。那是在美国坦克开进市区，乔治·布什宣布伊拉克解放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再次拜访了传教会的姐妹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这一次看到有些孩子被绑在小床上时，我不再惊讶。不久之后，我了解到，因为城市里炸弹爆炸，人体炸弹和绑架事件频频发生，孤儿院搬到了伊拉克的北部，那里更安全一些。

尽管巴格达的姐妹们的献身精神让我倍受感动，但我还是没有觉得德兰修女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我的观点在2007年转变了。加拿大仁爱传教会的布赖恩·克罗迪舒克神父申请封她为圣徒时，决定出版她的一部分日记和她写给她的属灵导师的信件。其中的一些内容原先已经出版过，可是我一直都不愿读。这次我坐下来认真读了。这些日记和信件就是启示录。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德兰修女与上帝有通话热线时，她却在与自己内心深处的空虚感、祷告的空虚感以及认为自己被上帝抛弃后的黑暗作斗争。她一直都在讲上帝的爱，尤其是向穷苦的人民传达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热爱，可是私底下，她常常想到的却是“黑暗”。正如2007年教皇班尼迪克十六世在意大利洛雷托守夜祷告时，在问答环节告诉那群年轻人的那样，“尽管德兰修女很具仁爱精神，也很坚定自己的信仰，她还是因为上帝的沉默而备受折磨”。

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德兰修女的传记已经出版，可是以前的传记作家手头并没有这些私人信件。我希望我的书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社会这个卓越非凡和备受争议的女人有一些全新的了解。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1
一 信念的种子	1
二 谕示	13
三 照顾穷人	31
四 肩负使命的修女	53
五 活圣人	69
六 战争、饥荒和疾病	89
七 爱和性	109
八 地狱天使	123
九 回家	135
十 圣洁和名望	149

她的父亲曾经说过：“女儿，要是你没有准备好和别人分享食物，就一口也不要吃。”

— 信念的种子

Seeds of Faith

小城斯科普里坐落在巴尔干半岛的山谷里，位于沃德诺山脉的斜坡下方，正好处于从贝尔格莱德到雅典的主要通道上。斯科普里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就像东欧许多闭塞的地区一样，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人口种族成分非常复杂，信仰也大不相同。这里有罗马人、南斯拉夫人、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穆斯塔法·巴夏伊斯兰教堂和卡勒 (Kale) 城堡坐落在小城的制高点上，常常会让人联想到这个城市曾经有五百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城市有过一段不平静的历史，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11 世纪时它正好处于两种教派的分界线上。小城西面的说拉丁语的主教和东面说希腊语的主教内讧，之后各立门派，把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东正教。

童年时光

1910年8月27日，艾格莉丝·龚莎·包雅舒出生了。这时，斯科普里仍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下。她的父亲尼古拉和母亲庄达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离开了历史悠久的普里兹伦城（今天的科索沃），来到了这个小城定居下来。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也许是因为普里兹伦的霍乱大爆发，或者是因为土耳其统治的欺压迫害。如若不然，也许是她的父亲在斯科普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艾格莉丝，一般被人称呼为龚莎，是这个家庭最小的孩子。她还有一个哥哥拉萨尔和姐姐艾嘉。

包雅舒一家住在瓦尔达尔河的南岸——和圣心教堂位于同一条街道上。艾格莉丝出生后的第二天就在这个教堂进行了洗礼。这个家庭是天主教家庭，属于城市中的少数派，大部分人不是穆斯林，就是东正教教徒。

关于德兰修女的著作和文章数不胜数，可是没有很多关于她的童年的介绍，而且这些书传达的信息有时候芜杂不清。她似乎不愿



斯科普里，位于马其顿。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使这里的种族成分非常复杂。

意告诉曾经与她合作过的传记作家关于她童年生活的细枝末节。这并不是因为她要隐瞒什么羞耻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些内容对她来说无关紧要。她总是会恳求那些传记作家在记录她的生活时，从她创建仁爱传教会开始写起。也许对她来说，这件事可以算是她精神生活的起点。

艾格莉丝小时候个子不高，而且大家一致认为，她的身体比较虚弱。她备受疟疾之苦，患有百日咳，双脚又是天生畸形。也许就是因为她身体的原因，她的父母才会和当地的一些家庭一起去坐落在山林间风景宜人的温泉小城弗尔尼亚奇卡度假。

他的父亲是个比较精明的商人。最初，他和一位当地的医生合作，向药剂师出售药品。后来，他和一个建造商合作做生意，之后又和一个意大利商人一起做买卖，出售油、糖、布料、皮革和食物等。他很有可能也在狭窄的鹅卵石路上的热闹集市上卖过东西。那里能听到钟楼的每天五次的报时铃声，提醒穆斯林商人进行祷告。

她的父母不是很富裕，生活却也比较宽裕，对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也非常慷慨大方。他们家的大门一直都是打开的，每个进来的人都不会空着手离去。艾格莉丝问这些人是谁，她的母亲会说：“有一些是我们的亲戚，但是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家人。”艾格莉丝再问的时候，她会说：“你做善事的时候，要不露痕迹，要想到我们所做的就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艾格莉丝有时会和母亲一起帮一个年长的妇人打扫房间，或者拜访一个酗酒的人。她的父亲曾经说过：“女儿，要是你没有准备好和别人分享食物，就一口也不要吃。”^①

她的父母尽力营建一个充满基督教氛围和价值观念的家庭。每天晚上，在起居室里，孩子们都会围绕在他们的周围，听他们念经祈祷。其中的一些经文印在了艾格莉丝的脑海里。在旅行的时候，德兰修女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颂歌《一起祷告的家庭会永远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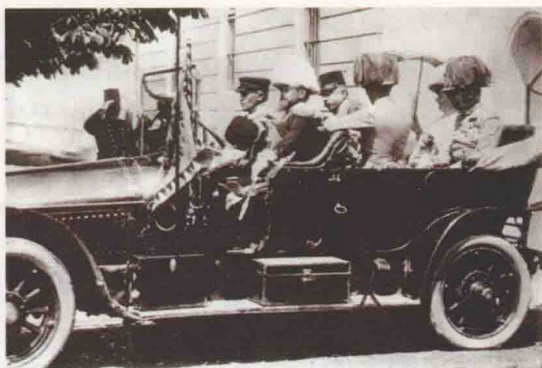
1912年，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在奥斯库博（Oskub），也就是今天斯科普里的街道上示威游行，抗议土耳其的统治。

^① 大卫·波特，《德兰修女：早年时光》，13页。



这幅插图来自一本法语杂志，上面是冒着枪林弹雨的摄影师在拍摄1912—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半岛战争中的一场遭遇战。巴尔干同盟军成功推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高压统治。

斐迪南大公和妻子在1914年6月28日访问萨拉热窝。几分钟后，夫妻两人双双遇难。这次事件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父母的生活方式和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多年以后，她的哥哥拉萨尔说：“我们三个孩子中间，只有她从来没有偷过果酱。可是，出于慷慨大方和乐于助人的天性，看到我需要帮助，她就会帮我打开饭厅那个高得快要碰到天花板的壁橱上面的抽屉。”^①

她的父亲是市政府的议员之一——唯一的天主教徒，参与了斯科普里第一家剧院的建造。他在小城的显赫地位意味着家里总会有当地的显贵们，包括大主教们不时地进进出出。

父亲的生活丰富多彩，他喜欢充满了笑声和音乐的夜晚（他在一个名为“山林之声”的乐团演奏）。他对自己的孩子们都很严格，教给他们严厉的行为准则，强调礼貌举止的重要性，向他们灌输勤奋工作的理念。他坚信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对他们的未来生活至关重要。

不但如此，他还是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的狂热积极分子之一。这一组织在19世纪得到了发展。1912年，由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黑山等地人们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军推翻了土耳其的统治

^① 艾琳·艾甘，《如此街景》，8页。